



76.29%受访大学生网上看戏

# 这届年轻人愿做戏中人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毕若旭 程思罗 希 王军利

幼千岁杀字 得啦个呢个 休出口 几句戏词不自觉地从高铭遥嘴里溜出来。从七八岁时在历史典故的熏陶和姥爷的影响下开始喜欢京剧至今，这已经是他的日常。粗略统计，这位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年轻“老票友”2021年在线下看了16场戏，到其他城市旅游时，赶上哪位名家演出，他都要去看。去年我去了一次北京，专门去看了《四大须生之一马连良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

到离家近2000公里的济南上大学后，粤剧成了易情恙的乡愁。别人的歌单里是流行音乐，她的歌单却是《雪燕南飞》《浪淘沙》《天涯歌女》《帝女花》清一色的粤剧。从小在广东佛山长大，看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被搬上荧幕，她由衷地高兴：更多人有了了解它的途径。这部影片在B站评分9.9分，8000多人参与评价，播放1276万次，1.1万人评论。有人在评论区讲述了自己和闺蜜穿着汉服去电影院观影的经历，一位陕西网友发来贺电，感慨啥时候我们秦腔也能有这么大排面就好啦；有人关注到字幕是中英双语，对国粹推广很有意义，还有一位网友感慨，这是我能低价享受到的人间艺术瑰宝吗？

近年来，戏曲电影、戏腔演唱等戏曲衍生表演涌入人们的视野，一些戏曲界人士在网络“出圈”，戏曲和年轻人的碰撞开始以另类形式出现。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共回收来自121所高校的1531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78.51%受访者曾接触过戏曲或相关衍生表演，其中，58.15%受访者在网上看戏腔演唱、戏曲手势、穿戴等戏曲衍生视频，46.26%通过电视、收音机收看或收听戏曲节目，34.53%在网上看戏曲节目，31.11%到线下剧场观看戏曲，20.22%曾在学校的戏曲相关活动上观看戏曲，13.56%曾到电影院看戏曲电影。

## 新平台上遇见年轻人

老式的电视机里传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小小的屏幕里是一群穿着红粉色艳丽服装的演员，将时针拨转至10年前，就读于九江学院的王鑫回忆起自己对戏曲的初印象。彼时正读小学二年级的她随着爸妈一起去看望外公外婆，却不由得被电视里新奇唱腔吸引了注意力。当时的我只知道外公很喜欢看这样的节目，但戏曲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还是有一些晦

涩难懂的。再识戏曲，是大学课堂上。在影视鉴赏的时候看了电影《霸王别姬》，被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打动了。在王鑫看来，张国荣在台上一边落泪一边演出的桥段最让她难以忘怀，华丽的戏服随着婉转的唱腔飘动，最深的感触就是“太美了”。就读于安庆师范大学的靳雨莹早早便听闻，黄梅戏专业是学校里的特色学科，简单了解后，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学院开设的黄梅戏曲艺俱乐部。现在，她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刷到学姐发布的黄梅戏经典选段表演视频。靳雨莹直言，她非常看好这种创新推广戏曲的形式，戏曲在年轻人当中的流行度亟待提高，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有助于戏曲文化的推广。

高铭遥、蔡筱君、王鑫和易倩莹与戏曲的初始，无一不是在祖父祖母家的电视机前。而今天的戏曲引路人，正在从祖辈的客厅向网络空间延展。中青校媒调查显示，网络是受访者观看戏曲及衍生表演最主要的场所。8.82%受访者经常通过网络观看戏剧及衍生视频，8.99%较多观看，44.26%有时会看，35.11%较少观看，2.83%从来不看，21.92%受访者观看这类视频的方式是主动搜索，18.49%被身边朋友推荐而观看，50.77%被App推送并点击观看，8.82%通过其他方式观看。受访者的关注点包括舞台故事(61.56%)、戏曲唱腔(48.17%)、戏曲表演形式(43.09%)、服化道(40.85%)等。常在网冲浪的年轻人并不排斥戏曲，反而有成为互联网看戏主力的趋势。抖音发布的《2021抖音非遗戏剧数据报告》显示，在线观看国家非遗戏剧相关视频的观众中，90后、00后观众占比超50%。

周美慧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现在已经是北京京剧院的青年演员。演出排练之余，周美慧喜欢拿手机记录下京剧演员台前幕后的故事。去年6月，她跟团上演《沙家浜》唱要学那泰山顶上的一青松，前需要风声和雷声烘托气氛，当时很多演员在侧幕条(为了防止穿帮，用来遮挡两侧副台位的幕布)记者用)扇子、铁板进行拟音，周美慧把这一幕拍下来发到网上，很多网友留言“原来是这样”，之前一直以风声雷声是音乐伴奏。演出前后的排练、试音、抢救，周美慧都会做成视频分享给大家，通过演员的视角，带大家发现京剧更多有意思的地方，让观众对京剧艺术产生兴趣，走到剧场看戏。

在高铭遥的印象里，京剧从不会固步自封。在1993年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李世济就提到，希望电视上能看到更多京剧表演。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大家都去电视上

看京剧了，谁还来剧场看表演呢？但李老觉得，大家都在电视上看到京剧，成了我们的票友、戏迷，才会有更多人来剧场看戏。

李世济30年前的一番话让高铭遥感慨良多。1993年，电视正在走进千家万户的路途中，和今天的直播、短视频一样，立于潮流前沿。30年前老艺术家对大众传媒力量的感知，在今天的戏曲人身上延续。高铭遥经常看凌珂等青年京剧演员的直播。这些演员不仅自己唱，还和业余票友连麦，教票友怎么唱。那可都是“角儿”！梅花奖得主教您唱戏！高铭遥相信，这些名家登上最潮流的舞台，带上京剧5G冲浪，隔在戏曲和年轻人中间那层“窗户纸”被捅破了。观众在哪儿，戏曲就在哪儿，没那么遥不可及。

## 新形态里碰见新戏迷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63.23%受访者认为，一些戏曲衍生表演形式或产品，如戏曲普及视频、戏腔演唱、戏曲电影等，可以吸引更多人关注戏曲；62.90%受访者认为创新的表现形式值得宣扬。

王鑫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上戏416女团”的视频：第一感觉是惊艳，直观的视听冲击配上评论区详细的科普，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戏曲文化的方式。

2021年11月初，上戏416女团“火遍全网”，网友的好评接踵而至，果然老祖宗的文化遗产真香。我只听了100遍而已，国粹才是顶流。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成员之一边婧婷曾表达，她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帮助人们敲开京剧之门。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29.20%受访者表示自己喜欢集文化美感于一身的戏曲；16.00%受访者认为，戏曲是传统文化精华，但有些过时；而有38.01%受访者认为，一些戏曲传统的表现形式，如戏歌、戏腔演唱等很时尚。

2004年，作家白先勇主持制作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开始世界巡演，引发轰动，有媒体报道称其“使得昆曲的观众年纪下降30岁”。青春版《牡丹亭》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巡演，在今年年初举办的“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上的演出，开票第二天票就售罄了，还应观众要求加演了一场。

戏歌、戏腔演唱、戏曲电影，戏曲文化的“跨界”为其争取观众的同时，创新对戏曲到底是好是坏的争议，也从未中断。调查显示，54.58%受访者认为适度创新可以，但不要掺杂过多东西而不伦不类；29.62%受访者认为需要警惕打着传统戏曲旗号的烂俗改编，11.56%受访者认为改变形式会破坏

戏曲本身的意蕴。10.15%受访者认为戏曲的跨界，破坏了戏曲本身的结构和体系。

在京剧演员周美慧看来，传统的京剧剧目不能随意篡改，而这些戏曲的有机创新，挖掘整理新剧目，或者根据当下的社会创作新的剧目，也确实受到了很多年轻朋友的喜爱。

中国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尚长荣曾表示，如今，许多优秀的戏曲作品都被拍成了电影，很多网站、App成为戏曲展示平台。许多戏曲院团和戏曲人都在上面开通账号，以短视频的形式普及推广戏曲。信息时代，戏曲人不墨守成规，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小小的一方舞台。网络上短平快的传播手段，也的确能快速拉近与网友的距离、培养潜在的观众。我们不应排斥，但同时也要注意尺度和分寸，万不可恶搞，偏离戏曲传播的初衷。

上世纪60年代，老一辈京剧艺术家马连良先生、谭富英先生等创演《赵氏孤儿》，就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现在非常“出圈”的《穆桂英挂帅》本来是豫剧剧目，梅兰芳先生把它改编成京剧，结果一炮而红。高铭遥的记忆储备里，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博采众长才能成为大师。

## 这届年轻人愿做戏中人

戏曲最吸引高铭遥的，是戏中的故事和戏文的表达艺术。就拿这句话来说，愿愿学严子陵垂钓矶上，愿愿学钟子期砍樵山岗，愿愿学诸葛亮躬耕陇上，愿愿学吕蒙正苦读寒窗。我们京剧有话叫“四贤四贵四季花”，形容这一句话里就有4位贤士、4个典故。

可惜的是，戏曲在年轻人当中仍算是小众爱好。王鑫直言，承载了较大故事量的戏曲还不是特别能吸引年轻人，随着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年轻人对表现力、节奏性强的说唱类音乐更加感兴趣。

随着声色各异的流行文化变换着各种姿态，想尽办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戏曲这类传统艺术常常曲高和寡，票友一词对年轻人而言，也显得老派而陌生。观众的稀缺和局促的市场紧密相关，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共有登记在册的京剧、昆曲表演机构145个，从业人员8076人。当年京剧国内演出共3.1万场，观众1854万人次，收入合计19.3434亿元，其中包含财政拨款14.8431亿元，纯市场化票房收入只有4.5亿元。

不能作壁上观成了一些爱戏年轻人的共识。京剧表演艺术家、马派老生传人张学津晚年被病痛折磨，却加快了收徒的速度。2012年9月，身患肝癌的他已经卧床不

起，躺在病床上也得给徒弟说戏。老艺术家就边走边没把前辈传下来的东西全教给弟子。还有很多当代戏曲人，都特别希望看到年轻人学戏，很多人愿意不收学费，把一身本事倾囊相授。这些故事让高铭遥也不自觉地把自已纳入京剧传扬人的行列。影响力大、传播力广的戏曲人多做一些，我们这些喜欢戏曲的年轻人力量有限，但能做小事也要多做。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60.98%受访者希望戏曲专业人士多用创新形式展示戏曲，60.65%受访者希望年轻戏曲人能多为戏曲传播贡献力量，50.17%受访者希望媒体、自媒体等多传播戏曲文化，35.94%受访者希望短视频等平台可以对一些专业人士进行认证、对鱼龙混杂的相关内容进行有效管理。

蔡筱君身边有一些河南朋友，他们哪怕不听戏，也能唱几句豫剧。这样扎实的群众基础让蔡筱君羡慕。这也是高铭遥常常琢磨的问题。有一次他在剧院里看京剧名段《大保国 探皇陵 二进宫》，旁边有一个年轻人悄悄问来的人，台上的角色是不是武则天。高铭遥哭笑不得却也十分理解，这一段讲的是明穆宗死后，李艳妃垂帘听政的故事。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很难看得明白。许多戏曲中的历史故事、戏剧角色对人们来说颇为陌生，加上戏词大多是文言文，听不懂成了观众被“劝退”的一大原因。

蔡筱君在社交平台有2000多粉丝，他发布的短视频有一大半都和京剧有关。京剧妆容、京剧选段，还有不少参加京剧活动的内容。他希望尽可能将京剧中的内容还原成日常生活故事。偶尔开直播，他就把经典剧目的故事拆成大白话讲给观众听。讲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戏，讲人物、讲剧情，讲一会儿再唱几段。蔡筱君觉得自己讲得不如专业老师细致，但是“特别好玩”。易倩莹曾就读的小学是粤剧特色学校，2018年，学校还举行了粤剧进校园10周年展演。她在朋友圈看到老师、同学发了表演有线上直播的消息，专门在直播间蹲守。看到舞台上的小学弟、小学妹，当年的自己浮现在眼前。那时粤剧“身段操”是每天课间操的必备节目，小小的她站在班级最前头，担任领操员，还有粤剧名家到学校指导、粤剧社团的同学把苦练多时的剧目搬上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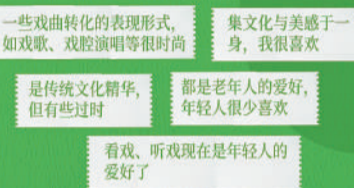
那些年耳濡目染的痕迹就在她的歌单里，最喜欢1957版的《帝女花》选段《香夭》，被重新演绎了一遍又一遍，仍是经典中的经典。婉转的戏曲常常在在她的寝室里环绕，明月照海棠，万里流萤，玉宇无尘，花香暗飘近。



你知道“上戏416女团”吗？你看过《白蛇传·情》吗？你对它们有什么看法？最近还是搞了有关国粹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了解大学生对戏曲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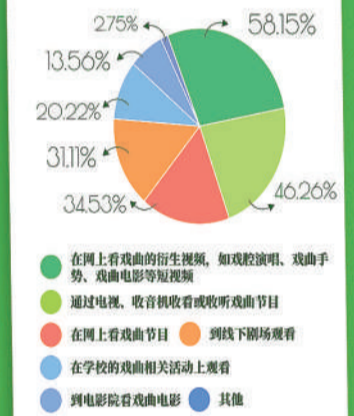


## 受访大学生对戏曲的印象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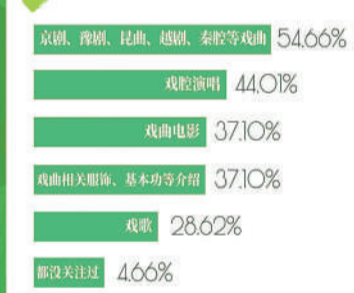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78.51%受访大学生接触过、观看过戏曲或相关衍生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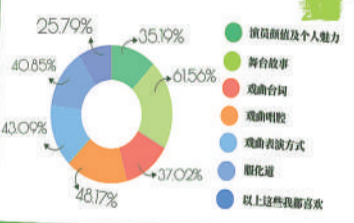
## 受访大学生通过哪些渠道接触戏曲？



## 受访大学生关注过哪些类型的戏曲或相关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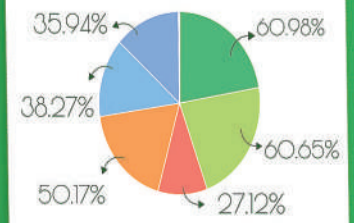
## 受访大学生比较喜欢或关注戏曲的哪些方面？



## 受访大学生如何看待戏曲的新表现形式？



## 受访大学生对戏曲在年轻人中的传播有怎样的建议？



# 川大邓黎：素履以往，见所未见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军利 毕若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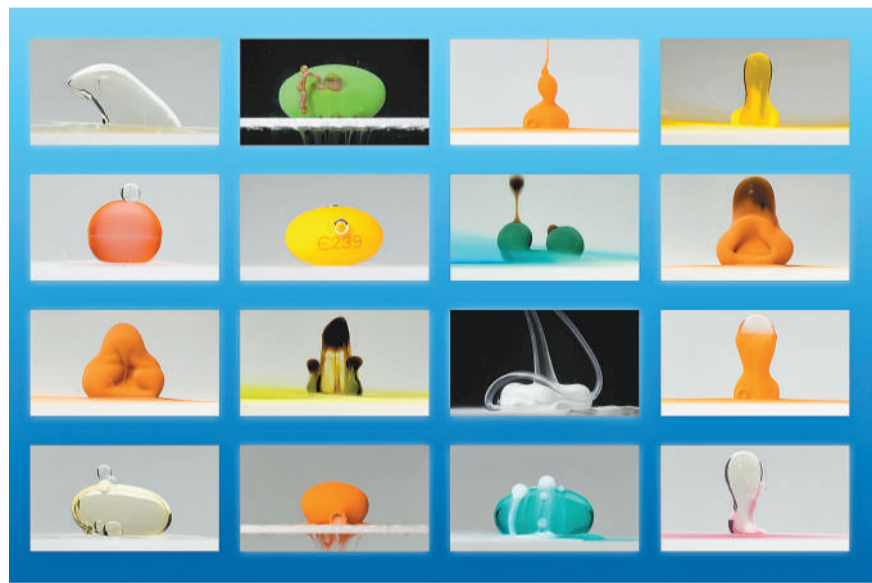
一片药，是如何在人体内崩解释放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副教授邓黎已经研究了4年。药剂学出身的他，没有因循传统选择在显微镜下观察记录，而是另辟蹊径，摸索出了更为宏观的方法——相机拍摄。

具体来说，就是用普通数码相机一张张拍下药物在特定装置和溶液中的微距延时崩解照片，然后以视频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装置的搭建、溶液的选择、拍摄的景深、环境温度、甚至地板的一次微小震动都会影响拍摄质量，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在邓黎的记忆中，耗时最长的一次拍摄，相机连续不间断工作了48小时。

## 从门外汉 拍成了公选课老师

起初，相机对于邓黎来说只是一台记录工具。第一台是个小小的胶片相机，当初他对摄影并不感兴趣，只是知道拍完拿去冲洗就行了。他在硕士阶段才接触到数码相机。当时，即将毕业的师兄邀请他来帮忙拍照片。博士毕业是很值得纪念的事情，虽然我平时经常拍照，但并不知道专业的构图，拍出来的人像大小不一。邓黎回忆说。

这件事后，邓黎开始认真琢磨摄影，慢慢摸索。2013年，他买了一台数码相机。这期间，他最大的兴趣是拍学校。虽然学校看起来总是一样，但是对拍摄者来讲，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心境。那几年，他拍摄的校园风光照大概有几十万张。当时，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教授詹先成面向全校开设《家用电器维修》和《照相原理》两门公选课，都是爆款课程。2014年，詹先成即将退休，放心不下这两门课，忙着找接班人。我看你天天拿着相机在学校里拍照，你肯定懂！而邓黎觉得虽然照片拍了不少，但自己还是个门外汉，怎能充当天内行。在詹先成的邀请下，邓黎跟着上了两个学期的课程，重新学习了一遍基础知识。邓黎接手后，《照相原理》依旧是一门爆款课程。在没有限制人数前，经常是一两百人的学生容量。为了照顾更多学科的同学，他把课程又调整为《摄影器材漫



邓黎及团队拍摄的药物崩解视频截图。 邓黎供图

谈》，分享不同系统、型号的摄影器材的使用和特点。

这门课程面向全校同学，然而很多初学者没有相机，为了保障课程质量，邓黎在2020年对课程进行了改革，限制班级容量为25人，分成几个小组，他把自己的相机带到课堂，给同学们使用。摄影是一门需要实操的技术，他希望可以照顾到每一名上课的同学。改革后，不少上过课的同学都会热情地推荐朋友来选课。如果这门课能够培养出几名对摄影特别有热情的同学，拍出有意义的照片，就是有所收获了。邓黎说。

## 拍下新发现是最高兴的事

如果没有这次大胆的尝试，摄影对我来说可能只是一个记录风光的工具。2018年，系里一位老师偶然和邓老师聊起，彩色巧克力豆的溶解很漂亮，提议邓黎拍拍看。一番尝试后，视觉效果果然很棒。邓黎想到，如果把巧克力豆换成药片或者胶囊，会发生什么？当时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随着拍摄的药物种类和剂型越来越多，我们发现药物的崩解真的是千奇百怪，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崩解成大颗粒，有的则剩下小颗粒，甚至不同厂家制备的同类药物崩解现象的差

别也很大。邓黎心中萌发了一个专业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别，药片在人体内崩解又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同样是国家审批的药品，有的人觉得某厂家的药效果更好，有的稍微差一些。在邓黎看来，这些问题或许可以通过药剂学研究探索出答案，可以通过记录药物崩解过程开展相关性的研究。

从拍摄转向研究，拍摄要求变得更为苛刻。药物特性的不同，拍摄的方案就要随之调整。以往的长焦镜头必须换成微距镜头，为了保障拍摄数据的严谨性，每种药物的崩解过程必须完整拍摄3次。为了实现连续拍摄，邓黎对相机进行改造，让它能直接连接在插座上，但如果夏天用电高峰期突然停电，拍摄也不得不重新开始。

这些尝试鲜有可以借鉴的先例。溶液的温度需要模拟人体的温度，成都的冬天室内温度低，顶部机位的镜头就会起雾，后期处理时才发现都是废片。直到2021年，在学院的大力支持下，邓黎和项目组有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加装了温度和湿度控制装置，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拍摄过程中的问题往往细枝末节，邓黎很多时候都是和研究生同学一起试验解决。已经崩解的部分必须及时处理掉，

不然容易覆盖原有药物，影响观察记录。邓黎的研究生杨怡晨到处寻觅合适的材料，制作把药物托起来的筛网。起初用过窗纱，也用过金属网，但这些要么不平整，要么会被溶液腐蚀。杨怡晨说，后来发现笔记本电脑支架的散热网符合我们的条件，于是我们上网买支架，又到五金店买螺丝钉作为支架。为了和拍摄背景一致，邓老师又带我在学校荷花池边给散热网喷涂黑色油漆。

杨怡晨在研究生二年级时加入了药学可视化的研究团队。第一次见邓老师，就觉得他很亲切随和，聊天很有趣，她看过了邓黎前期拍摄的药物崩解视频，顿时感觉眼睛一亮，视觉冲击力很强，也是自己从未接触过的领域。在此之前，杨怡晨从未接触过摄影，邓黎邀请她做《摄影器材漫谈》的助教，跟着本科生一起学习，因为热爱，邓老师在工作时尽管遇到不确定性很多，但也依旧不慌不忙，身上有一种自带光芒的感觉。

邓黎的学生时代有一半时间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当时每门课程都会有实验，第一次制备的药剂是甲酚皂溶液(一种环境消毒水)，下课后实验室内外弥漫着一股刺激性气味，回到宿舍，同学离得老远就问我，是不是去制备甲酚皂溶液了。正是在实验室里，他不仅锻炼了动手实践的能力，也感受到了药剂学的魅力。液体剂型、外用软膏、药片剂、注射剂，一种药物可以制成不同的剂型，它们的作用效果也不尽相同。

拍摄过程中，见所未见是他最兴奋的事。2022年初，在拍摄一款常用于治疗静脉曲张的中药“迈之灵片”时，他意识到原来在一颗肠溶片的背后还有如此精妙的设计。在很多人看来，中药又黑又苦，但这款药却不是这样。药片最外面是一层糖衣，药物更好入口，下层是碱性物质，在胃酸的环境下会产生气泡，把真正的药物部分暴露出来，进入肠道释放。

邓黎喜欢用“面包包”的例子来解释剂型学：不同面包包的口味千差万别。不同的人做的面包，哪怕是原料一模一样，做出来的也会差别很大，有的蓬松可口，有的干瘪无味。而药剂学就是不断探索从结构和设计上让面包更好吃的学科。

这样的拍摄工作对相机消耗也很大。30秒拍下一张照片，一小时就要拍下120张，24小时要拍下2880张，48小时就



扫一扫 看视频